



遇见江南

□ 姜悦儿

踏在苏州平江路的青石板街，眼花缭乱——这家是卖茶器的，素色的茶壶稳重地蹲坐在瓷盘上，在包浆的木柜里显得昂贵。这家是卖花茶的，精致的兔子雕像立在门口，拜占庭风格的装修，糖果一样的配色，使得店铺像爱丽丝梦游的仙境一样，透明的玻璃茶壶里浸泡的花茶更像是童话里让人变大变小的药水。那家是书店，招牌上画了一只肥猫，走进店内真有一只慵懒的花猫从楼梯上缓缓而下。

在天色稍晚的时候，来到山塘街。暖色的灯光已经全然亮了，照得山塘街那条走船的河翻起了热闹的光浪。登上了一艘游船，行船溅起的水花打

上窗弦，伴着人声鼎沸冲进了船舱，人间的烟火像要把人点燃了。

游船内，导游绘声绘色地讲述着真真假假的传说，哪里是诗人留下的名迹，哪里是佳人所住地，又有哪个才子和其成佳偶……历史留下的谜团久久流传在这片繁华之地，直到融进了河流血脉，成了口口相传的故事。两岸人头攒动，商铺大多是卖小吃，开锅盖时掀起的新鲜香气像是在挽留游人，把人留下才肯罢休。船到桥头，登桥而望，满街满船的灯火像盗取了天上星河，铺满了人间，照得整个山塘一片灯火通明，连素色的瓦片都被

白色的灯光照得辉煌，整个端庄的古街像是穿上了华服，环佩叮当了起来。中间那条河上来来往往的游船把整条河搅得轻轻翻涌了起来，每只船掀起的涟漪从中心散开，在外沿相撞，翻起了小小的水花。在这一片人间烟火色中，人也好似一只轻舟，载着自由与温暖，驶向灯火阑珊处。

下了船，声名在外的竹筒茶店铺前早排起了长队。比人手腕还粗的中空竹筒里灌注了桃花味道的竹叶青，醇正的茶味中添了香甜的味道，冲淡了茶叶的微苦，米色的奶油轻轻地漂浮在竹叶青上，缀着彩色的小糖。插进吸管，



轻奶油混着竹叶青冲击着味觉，构成了奇妙的口感，让人不由赞叹店家的妙思。

落座一家苏菜馆，鸡汤馄饨在汤匙的翻搅下，金色的油光愈加浓稠，小葱在汤中也愈加翠绿；豆沙小圆子滚圆可爱地堆积在瓷白的小盏中显得冰清玉洁；松鼠鱼也炸得翘头翘尾。

趁兴，移步到观前街。青石围栏外，一条细细的河流静静流淌，分开了两岸绿意，对岸红灯笼上写的“茶座”“评弹”掩映在这绿意里。时断时续的评弹声带着吴音软语，拨人心弦。“寻寻觅觅冷冷清清，月落乌啼月牙落孤井……”《声声慢》的评弹声

像情人轻轻的呢喃在跟你娓娓道来，独属于苏州一带的软语荡漾在安静的空气中，给听者带来了一川江南的烟雨，朦朦胧胧地下在心头，浇灌着旅人的幽情。琵琶声声，那漫不经心的调调又好似年轻女子在油纸伞下不经意地一回眸，被吹散在江南的和风中，独留下抓不住的韵味。

三毛曾说，浪漫都是三点水边，是有波浪的东西。我在这如烟似雾的江南，感受到的并不仅是传统的风轻云淡的浪漫，也有着浓浓的人间烟火。

这一路市井，一船橹声，一曲琵琶，一腔吴音，直把人渡到一片繁华里，忘了归去。

花是春天的入口(外一首)

□ 韩箫蔓

三月

眼睛眨一下
花儿就多开了一朵
开往春天的列车
鲜花是春的奖赏

飞驰人生的风景
将漫长冬日的等待
都变得值得
花是春天的入口

三月 天气不定
人们脱下厚厚的冬装
街边的樱花树 却悄然穿上许多花

三月里 我与花
拥抱同一个春天

春天替我决堤
替我喧嚷
替我说 爱你
这纷纷扰扰的人间

揹茧包

□ 梁志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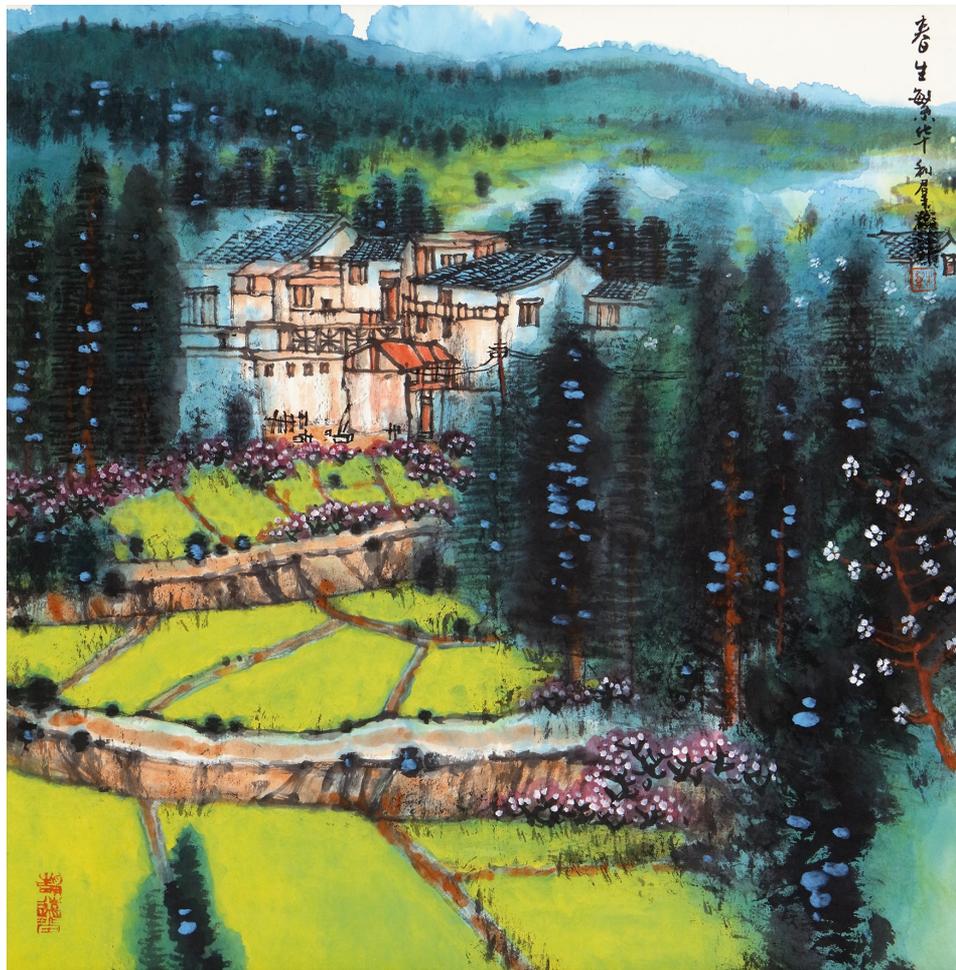
揹茧包，实是背运茧包，港桥人习惯说“揹”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港桥东街的供销社门市部后面开办有茧行，里面有七八间烘茧灶及设备，专事收购茧子，加工后输送外地缫丝厂。所谓揹茧包，就是从茧行背着装了茧子的硕大帆布茧包，送到永安河码头口的驳船上。这茧包大，大到高过人一头，宽厚到两人合抱也揽不住，只能背着走。当然，看着唬人，这么一大包经烘烤后的茧子份量其实不太重，只几十斤，成年女人亦拎得起，更别说小伙子了。

那年头的端阳时节，有运输茧包的拖轮，浩浩荡荡的一个船队，从港桥北面过来，停在南街头茧行大门外永安河边的码头上，大家就高兴起来。茧行会联系东街的某个老资格男人安排揹茧包的活，那人联系了十几个成年男人很快来到茧行里，在山样的茧包堆栈边，各自手抓茧包上的包装带将茧包背在背上，走向茧行门口。到了门口的筹箱边，腾出右手来，从筹箱里抽出一根竹筹握着，再鱼贯走向码头。到码头口，将竹筹丢到筹堆上，走上跳板。

运茧包的驳船体量很大，空载时浮在水面上，高出码头很多，且与码头有一大段距离，故架设的跳板坡度很大，狭而长。揹茧包者背着

茧包，步履沉稳地走上跳板，在一弹一弹中走向驳船……现在想来，多悬！可是在当年，似乎也平常啊，挑了河泥担、稻担、麦担、粪担，不一样走跳板？那时揹着茧包走在跳板上，竟是那么“胜似闲庭信步”。

通常揹一次茧包有两三元的报酬，一般是揹茧包的两三天后，会有人将这劳务费发给各位参与者。当年港桥人实在囊中羞涩啊，揹茧包这活儿吸引人的就是这两三元的外快。今天说起来显得十分荒唐可笑，可是当年人们在生产队靠赚工分吃饭，出力流汗得一工（工分计量单位），也只有几角报酬。揹茧包这活儿轻松，时间只花头两小时，就有这么多的赚头，真是“吃力不赚钱，赚钱不吃力”，是何等美差。但这主要是港桥东街成年男子的美差，东街女人也只有艳羡的份，东街以外的人大多只能垂涎，而且这外快资源也难，基本是每年端阳时节出春茧才有。秋茧量少多了，几乎没这事。倘若你是东街的小伙子，如有事，或信息不灵，这等好事就与你失之交臂，得让你后悔一大阵子。



《春生繁华》朱利群